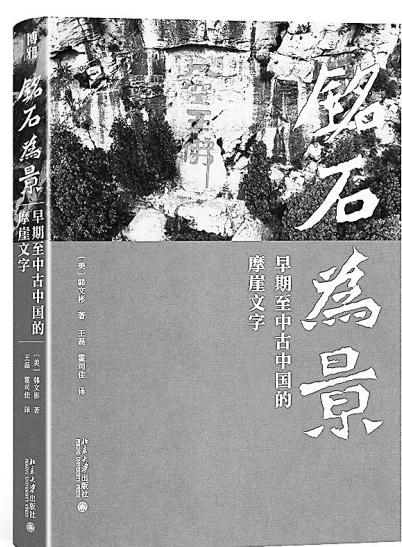




重推

摩崖石刻的观看之道

□ 周鼎



在源远流长的金石学研究过程中，拓片始终占据着关键地位，是探究摩崖等各类石刻的重要凭借。在传统金石学中，研究者凭借拓片赏玩铭文字体、书风，参照史传考证史事，当代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这一传统方法，重视拓片、精拓，以拓本校录铭文，作为史学分析的根基。这一传统形成有因，拓片便于传布、观看，精良者能最大程度呈现原碑文字。然而，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视，正如艺术史家韩文彬在其著作《铭石为景：早期至中古中国的摩崖文字》中，一开篇就指出：视觉上，拓片将立体石材压缩为二维平面图像，容易造成信息扭曲、失真；且摩崖文字嵌入山水之中，规模宏大，单纸拓片难以囊括其全貌。

若仅仅研读拓片，会割裂铭文与原生空间语境，导致进一步失真。对此，《铭石为景》列举了一个典型案例，即关于东汉《杨淮杨弼表记》文本性质的认知。南宋金石学家洪适在未涉足地、仅凭拓片揣摩的情况下，便仓促地将其判定为杨氏的记墓文字，此后金石学家大多人云亦云，未对这一论断加以审慎探究。而实际上，当我们身临褒斜道石门隧道现场，便会发现此处题记与为二杨祖父而作的《石门颂》相邻而居，理解了两处石刻的层叠视觉连贯性，其文本操作的意图便豁然开朗。得益于长期的艺术史训练，本书作者敏锐地意识到，在中国古代石刻研究中，只有置身原始环境“观看”铭文，才能在时空场域中真正理解它们。

自1998年起，韩文彬为撰写此书多次深入群山，实地探访摩崖石刻所承载

北朝时期，摩崖石刻又在新的时代因素持续影响下，不断推陈出新，呈现出更加丰富多样的形态。

在第二章里，作者将目光聚焦于北魏郑道昭石刻。彼时佛道信仰在社会各阶层广泛流行，而在政治领域，士族阶层迅速崛起，并在国家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郑道昭留下的诸多摩崖题刻，正是上述时代背景的产物。郑道昭出身荥阳郑氏，是北朝第一流的门阀士族。在光州刺史任上，郑道昭在大基山、云峰山、天柱山等地留下了多处题刻，这些摩崖石刻带有鲜明的家族色彩与道教信仰寄托。由此，自然景观在郑道昭的文字建构下被注入了特定的意涵，最终定格为当地的人文景观。

第三章聚焦于北周铁山刻经，探讨地方民众所创造的摩崖石刻。南北朝时期，多元文化碰撞交融，对民众的精神世界产生深远影响，摩崖石刻也因此获得新貌。彼时，诸多承载着时代思想精华的经典文段、记录着重大历史节点的珍贵史实，被郑重地镌刻于崖壁之上，位于山东境内的铁山刻经堪称其中代表。从视觉角度审视，相较于汉代摩崖石刻，北朝的铁山刻经在呈现上更为大气磅礴。其文字布局开阔，镌刻规模宏大，整体气势恢宏，彰显出这一时期独特的审美追求与工艺水准。然而，作者韩文彬却敏锐地洞察到一个奇特现象：这些被精心刻写的内容，理论上是供人阅读、研习，以传承文化知识，可铁山刻经那超乎寻常的巨大文字尺寸，却给实际阅读设置了重重障碍。对此，作者给出的解读饶有趣味，他认为，受时代思潮影响，人们对宏大、深邃等抽象

概念有了新的认知，开始追求将抽象理念具象化。而遍布山体的石经文字，正是人们心中“浩瀚”“深邃”等概念在现实世界的“视觉化表达”。铁山刻经与周边的自然山水相互呼应，山水清幽为石经增添了几分诗意与神秘感，石经的庄重、恢宏又提升了山水的文化底蕴，二者共同营造出一处饱含人文精神的空间，让往来观者心生敬畏，沉浸于对历史、文化与精神世界的思索之中。

在最后一章中，作者着重讨论了唐玄宗御制的《纪泰山铭》。自秦汉以降，泰山作为封禅等国家礼仪活动的空间载体，始终承载着丰富的政治象征意涵。历史步入唐代，先后有两代帝王在此举行封禅典礼，而泰山唐代石刻中的很大一部分正是对这些礼仪活动的记录。以《纪泰山铭》为代表的泰山唐代摩崖，气象恢宏，字体雄浑，它们与泰山自然风光彼此形塑，共同谱写出人文与自然的华丽篇章，更为后世人铭刻下了关于盛唐时期的历史记忆。

通览全书，《铭石为景》仿若一把精巧的钥匙，恰如其分地运用空间、景观等前沿社会科学理论，巧妙地开启了传统金石学与艺术史交融的新大门，二者相互辉映，相得益彰。作者通过细致的文献梳理与文本分析，将摩崖石刻融入汉到唐书写形态的发展脉络，重现了这一时期山水与人文交织的瑰丽图景，从而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艺术等领域深入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新思路，颇具学术价值。

（《铭石为景：早期至中古中国的摩崖文字》，韩文彬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风光旖旎的西狭颂景区 资料图

纸上书店

滴水藏海

《典籍里的丝绸之路》

武斌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丝绸之路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本书通过翻检历史上有关丝绸之路的各种记载，可以感受到丝绸之路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些片段和线索；更可以看到，人们为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为了文化的交流、沟通，实现文明的共享和繁荣，作出了多么伟大而艰辛的努力。

《一枕书梦》

朱航满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内容围绕一个“书”字：买书、赠书、读书、写书、编书、出书，书人、书事、书趣、书史。作者以古朴的风格、细腻的笔调写出许多与书本有关的故事，叙述中涉及众多文化名人、文坛轶事，描绘了许多名胜古迹，掌故趣闻信手拈来，美食美景交相辉映，穿插戏曲书画，更增添文坛雅趣。全书充溢着古雅闲适情调，给读者以通达悠然的精神享受。

独处的能力

□ 肖凌之

想，但是想的多是积极、健康、美好、向上的东西；他们也可以什么都不想，但没有忘记轻松与快乐。他们什么都可以做，做的多半是品茶、读书、阅报、听音乐、上网学习、写文章等提升自身素养的事，至少也是欣赏风光、沐浴阳光、健身娱乐、种花养草之类的怡情雅趣；他们也可以什么都不做，但做到了养精蓄锐、休养生息，做到了享受静谧，聆听内心的声音，感悟生活的真谛。他们的这种独处，实则是心绪的梳理、灵魂的清洗、内心的充盈和宁静的安享，是自我的审视、信息的整理、知识的拓展和能力的积蓄，是自身不足的查找，是自我伤痛的调理，是张弛的转换，是人格的完善，是精神的舒缓与滋养，是自我成长和自我强大的过程。

这样的独处，是“君子慎其独”，屏蔽外在的喧嚣，荡涤心中的杂质，在无人参与的时空里，默默地攒劲、静静地沉淀、悄悄地成熟。

独处，与群处一样，是每个人生活节奏中的必需。独处，考量着人的品格，检验着人的修养，也考验着一个人的自我把控能力。

有精神定力又情趣高雅的人，心中有景也有诗，因而总能把该放下的放下，注意心理的自我调适、自我慰藉，让难得

的独处发挥出应有的效应，演绎出各种各样的惊喜。他们要么在独静中得到身心的休整，要么在独思中获取一种感悟，要么在独坐中悟出一种美好，要么在独饮中品出一份诗情画意……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他们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障碍，他们心情平缓、心胸宽广、大胆畅想却也收放自如，行动自由而又举止有度。有这般独处能力的人，将会为其消解身心的疲惫和负面的情绪，带来诸多愉悦，令其收获满满。古今中外，许多科学家某一重大发现的契机与灵感，许多思想家的奇思妙想，许多文学家、艺术家鸿篇巨制的酝酿、构思、铺就、打磨、完善，正是在这种独处中完成的。

独处，是人的本性释放的最佳时机。要把独处把玩得随心所欲、得心应手，既需要向善的品质，也需要一种在随想中有正、在随意中有节、在随性中有界、在纵情中有理、在自由中有度、在安静中守心的分寸把握。

把独处时光用好，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我们需要这种能力，并要把这种能力用对方向、用到正途、用得恰当。如此，独处就会不断给我们带来益处。

（摘自《中国文化报》2025年1月16日）

禄永峰的生态散文集《草木之疼》，不仅是一部描绘自然草木之作，更是一曲对人间世相的咏叹，它引领读者走进一个充满象征与隐喻的世界。

在散文集中，草木被赋予生命的灵魂，它们不单单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更是黄土高原上那些生存繁衍者的代言人。这些草木的形象，深深地触动着人的内心。“把根留住，一切皆有希望”“一棵树，到了林子里，似乎才能无拘无束地生长。树与树相遇，一点也不拥挤”“终有一天，一棵树会把隐藏在大地下的所有秘密，都交给蓝天上婆娑的枝叶”“树活着，不仅能活好自己，还能包容别的树”。在作者的笔下，这些树被人格化了，甚至开始了思考和交流——“树与树相遇，交流最多的恐怕就是地下的根系和空中的枝叶……”

在《树相》和《草木之疼》等作品里，树有了人的思想感情和言行举止。这些树有希望，有主见，有秘密，会思考，会奔跑，还能包容别的树。看似在写树，实则更多的是在写人。树的想法便是人的想法，树与树的相互交流，映射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当然，在这本散文集中，被赋予象征深意的还有草木。比如，那勇敢的稗子。“至今，在村庄的大地

上的疼痛。”树的自愈能力很强。锯子过后，留下的疤痕，很快痊愈，多年之后，很少从疤痕处发病。”在禄永峰眼里，树与人一样，非常坚强，也会依靠强大的自愈能力，去抵抗各种疾病，甚至自愈。

比如际遇之苦与生离死别之疼。草木的际遇各不相同，类似于人类的命运不公。有的草木，一生都很幸运；有的草木，早夭折或遭遇不测。长在不同的地方，就会面临不同的命运，承受不同的际遇之苦。

读《草木之疼》，我们不仅仅是在阅读一部书写草木的作品，更是在体验一种情感的共鸣。正如作者所说，“草木之疼，是生命之疼。无论哪一株草木，站在黄土高原，便是一种奇迹。它们以自己的方式，站出了生命的高度。”

《草木之疼》是一部充满深刻思想与艺术魅力的作品。书中以草木之名，述说了世间的万千疼痛的作品，使世间之“疼”多维呈现。

比疾病之疼。在《草木之疼》这篇散文里写道“苹果锈病，是一种专注性真菌，它在苹果树上危害，也在松树、柏树上危害。锈病类似木耳般镶嵌在树皮上。”读这些句子的时候，我仿佛能感受到树

（《草木之疼》，禄永峰著，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美文

与农具为伴

□ 张明重

老家院子西侧有一间小屋，是我家农具的“养老居”。

小屋里摆满了与我家风风雨雨相伴了几十年的各种农具。那是一件件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物件，小到镰刀、锄头、牛铃铛、笼头等，大到犁、耙、耙、拖车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已被现代化的机械所淘汰，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父亲不忍心看着为这个家庭付出过辛劳的农具在风吹雨打中自生自灭，就把它们收集起来，摆放到了这间小屋里。

父亲时常会走进小屋，在里面待上一段时间。他时而用手抚摸着这些农具，时而一脸宠溺地看着它们，充满了爱怜和回味。这些农具曾经陪着父亲经历了无数个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早已经成为他心心相印的老伙计。这些农具的扶手或木柄上浸满了父亲的汗水，显得红润而光滑。父亲的手在农具上，也显得更加坚硬有力。用着顺手，就是他们之间多年相互感应的默契。

那辆拖车，底部的木板两端微微翘起，已被磨得光滑无比。它曾随着父亲早出晚归，满载着犁、耙、耙、耙和父亲对田地的深爱，在老牛的拖拉下，缓缓地行进在田间的小路上。

那时，小小的我也喜欢和父亲一起下地，父亲就让我坐在拖车的横木上。如果拖车上放着耙，父亲就会在耙上放上一袋麦秸秆，让我躺在上面。拖车缓缓前进，我的身子也随着路面的起伏一漾一漾，再加上耳边牛铃“叮当”作响，那感觉就像现在的小孩坐在摇摇车上一样，心里甭提多美了。晚归时，拖车上也会多上几捆青草、几把野菜。青草是小猪和家禽的最爱，野菜则是晚上佐餐的美味佳肴。

父亲是一个要强的人，所以我家的农具置办得很齐全。父亲说，农忙季节，家家都要用，借别人家的不方便。话虽然这样说，但一旦有邻人来借农具，父亲总是宁可自己

不用也要借给别人。父亲总说，邻里乡亲，谁家没个难处，相互帮忙是应该的。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从小在农家成长，在父亲手把手的传授下，我也学会了使用农具。我曾用那把弯弯的镰刀，手脚麻利地收割着小麦、黄豆、芝麻等作物。听着镰刀落在稻秆上的“沙沙”声，看着身后铺了一地金黄的果实，满身的苦累都抛之九霄云外了。我也曾手握着比我还高半头的锄头，给庄稼锄草、松土。汗水挥洒在干涸的土地上，丰收的希望却在心中升腾。有时，我在父亲的指点下也像模像样地站在耙子上，挥动着鞭子驱赶老牛，在犁过的土地上恣意驰骋，像一位纵横在战场上的将军。眼见着脚下的土块变得松软细碎，心中的快乐自是无法言说。

更多的时候，父亲会给我一把镰刀、一个箩筐，让我去割些青草，以便于收工后给辛苦的老牛补充营养。我背着箩筐，拿着镰刀在田间沟洼里寻找一片肥美的草地，一阵忙活下来，箩筐被装得满当当的。我闭上眼睛，仰面摊开四肢躺在草地上。耳边鸟叫虫鸣，鼻间尽是清新的气息。想着老牛卧在树荫之下，惬意地咀嚼着青草，小小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如今，这些赋闲的农具静静地躺在它耕耘一生的土地上，回忆着流逝的岁月，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和生活的美好，把一缕乡愁烙印在每个人的心中，久久难以忘怀。

（摘自《人民日报》2025年3月1日）

启事：凡因条件所限，未能及时取得联系的作者，敬请与本版责任编辑电话联系，以便我们为您付酬。